

欽定唐書

卷百六
十五之
七十一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宋端明殿學士宋祁撰

列傳第九十

三鄭高權崔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法湊以罪爲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邕刑部侍郎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爲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遽其言

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
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
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史漏言疊二
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
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
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
由是四方貲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綱執政
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
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賊
敗帝寢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

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徵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汎階又帝親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詔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

前載乃詔爲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鄴陳佩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爲太子少師封滎陽郡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諡曰貞帝以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爲賙襁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四朝其祿悉賙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開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

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訾其不適時與從父細家昭國坊細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

亟請責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
史館脩撰文宗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帝使粹擷經史
爲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問之隨卽酬析無留
答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泮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
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宣
四子處晦從讜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
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晦謂未詳更撰
明皇雜錄爲時盛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
魏扶皆澣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
侍郎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
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
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爲
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久之
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
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
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

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徒以宰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讜卽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敗口旁午從讜旣視事姦無廋情乃追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

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
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
索繁仍從讜以餽醪犒軍克用諭謂曰我且引而南欲
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槩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
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
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
戰沙陀大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
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
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繇嵐石竝河而南獨克用從數
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

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讜
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
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
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
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
還第卒諡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
在汴時以處晦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展於後
生數稱譽之展後位宰相張彥球者拳犖善斷累破虜
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
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

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

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

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
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
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旣至河南清靜惠下
賤歛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
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
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
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
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
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
萬人產沴也故下無怨讟時謂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

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饗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

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謚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謚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謚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愼靜周也文終文成漢也況珣瑜名臣二謚不嫌巽曰謚一正也堯舜是也二謚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彊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徂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縢所出固民膏

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母
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
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
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
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
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宣
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勗
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歷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爲
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
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

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旣相以爲御史大夫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它人不欲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滎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